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九十六

詳校官檢討

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

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檢討

臣王汝嘉

謄錄舉人

臣秦桐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九十六

哲宗

宋 李燾 撰

元符元年三月癸亥樞密院言司勳員外郎韓粹彥等  
言使人在路州軍諸頻酒食料例已經編定陳設器皿  
等亦各新備惟府界諸頻祇應人等自京差到及酒食  
之類未曾豐厚府界宿頻中路官設處共差內臣兩人

管勾顯見難以照管乞今後比附沿路州軍條例每頓  
各量添差官專一管勾及取沿路諸頓酒食料例一體  
供應陳設等亦乞下合屬修換增置詔更不自京差內  
官并祇應人等只委本處令佐管勾排辦令府界提點  
司官提舉點檢其合差祇應人等許於本處并鄰近縣  
係將不係將下禁軍內選差合用器皿陳設什物之類  
令府界提點司別行置造本處置庫收掌應約束排辦  
等并依河北京西路州軍條例

新本刪要  
當換此

乙丑朝散大夫直祕閣權陝西轉運使張詢為直龍圖閣權知熙州降授通直郎權管勾熙州事鍾傳再降為宣德郎添差監永州稅先是傳再約陸師閔會兵未至復却之秦鳳人馬殆不勝其勞敝得旨雖不曾赴進築亦依例特支傳以勞敝秦鳳兵馬及奏報反覆詭詐無非欺罔章惇初欲與散官而蔡卞謂黃履曾言傳雖可罪然首倡邊事功亦不可忘曾布以為當然兼德音亦嘗稱進築之功傳當居首乃有是命

鄭居中作傳神道碑云有告白草原

冒賞事生責永州監稅與曾布日錄不同紹聖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可考傳本傳云坐議異同築淺井不成落職降官復有告白草原冒賞者再降宣德郎責降永州稅連州別駕韶州安置據曾布日錄則傳落職降官不但緣議異同築淺井不成也紹聖三年十二月五日鍾傳以安西城進築轉通直郎紹聖四年四月十一日鍾傳以金城關進築轉承議郎直龍圖閣元符元年正月十七日鍾傳以出塞討蕩加集撰元符元年三月十一日落集撰降通直郎元符元年三月十六日降宣德永州監當元符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責連州別駕韶州安置元符末以散官韶州安置復承議郎知信陽軍尋改密州有言者改澧州同議熙帥惇言臣敢保張詢可用如有敗事臣乞獨任責上顧衆人曰如何布曰臣不深知詢但見惇言詢沉審有斷可任以

事及章案昨乞罷亦乞詢為代惇身為宰相當以邊防  
安危大計為念若援引親戚不卹邊計則罪不容誅惇  
既任責且試用之如孫路純實穩審或能辦事亦未可  
知上曰如此即用張詢蓋惇前兩日已嘗密啓故上許  
之無難色先是上累諭詢非帥材以惇內舉且乞獨任  
責兼捨詢亦未有卓然可用者遂試用之 詔申王似  
端王侁特各每年實給賜公使見錢八千貫 三省言  
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等奏奉敕講議定驗咸陽民段義

所獻玉璽臣等取責段義狀委於紹聖三年十二月內  
河南鄉劉銀村修造家舍掘土得之即不是瑩域內收  
到曾有光照滿室及篆文官稱篆文與秦相李斯篆文  
合有魚龍鳳鳥之形是古之蟲篆攷其體法自漢唐而  
下金石遺文筆法精妍無若此者又玉工言玉璽制作  
即非今來工匠可造臣等取到祕閣所收玉璽譜記錄  
與歷代史書參照皆不相合今止以歷代正史所載為  
據畧去諸家與傳注之繆考驗傳授之實案所獻玉璽



其色綠如藍溫潤而澤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背螭紐間有小竅用以貫組又得玉螭首一其玉白如膏亦溫潤其背亦螭紐五盤紐間亦有貫組小竅其面無文與璽相合大小方潤無毫髮差殊篆文工作皆非近世所為臣等今考璽之文曰皇帝壽昌者晉璽也曰受命於天者後魏璽也有德者昌者唐璽也惟德允昌者石晉璽也則既壽永昌者秦璽可知今得璽於咸陽其玉乃藍田之色其篆乃李斯小篆體其文則刻而非隱

起其字則飾以龍鳳鳥魚乃蟲書鳥跡之法其制作尚象古而不華於今所傳古書莫可比擬而工作篆文之巧者亦莫能髣髴非漢以後所能作亦明矣今陛下仰承天休嗣守祖宗大寶而神璽自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則天之所畀烏可忽哉古之王天下者其盛莫如周惟赤刀宏璧琬琰大玉天球河圖舞衣兂之戈和之弓垂之矢以為重寶漢晉以來得寶鼎瑞物猶告廟改元肆眚上壽況傳國之器乎或曰秦所作何足寶

哉然漢高祖破秦而得之光武降盆子而受之至為服用號曰傳國而祠高廟賜民爵若東晉渡江世以無璽為譏乃或設譎詐興師以取之蓋其重如此恭惟皇帝陛下事天之誠事地之孝明察著見而盛德日躋將以合天地之化故靈符效祉神寶出應其所以昭受命非竭誠盡禮不足以稱臣等被奉詔旨得與討論黜諸家偽說而斷以正史考驗甚明所有玉璽委是漢以前傳國之寶法物禮儀乞所屬施行詔令禮部太常寺考按

故事詳定以聞

正月十七日得玉印五月一日受崇寧五年四月李公麟傳載公麟以為秦璽

議甚詳要亦不必具載也

御史中丞邢恕言張舜民除直龍圖閣

權青州按舜民資望輕淺未宜遽得青州况舜民在元祐間蹤跡駸雜今不次擢用實駭觀聽義不獲已須至彈奏望寢罷權殿中侍御史鄧棐言張舜民頃在元祐方大臣變亂成憲而舜民歷御史宰屬但聞助姦不見正論議今之法亦合竄投不知何名更與進擢乞追奪成命詔張舜民差除指揮更不施行

十三日除

樞密院言

環慶路經畧使孫路奏進築恰伊克寨畢工乞賜寨名

詔賜名橫山寨

七日賜築兵特支

涇原路經畧使章楶奏準

樞密院二月二十七日劄子節文坐到聖旨指揮臣勘會九羊谷已興工築八百步寨非久可畢其後石門創迪章即未曾擇地興工自二月二十六日兵馬入蕃界後踏逐得九羊谷去平夏城約三十里經歷後石門側近野韭川正當西賊來路若不築堡子則過往軍民耕樵之人不免抄掠殺戮之患又創迪章之北其名泥棚

嶂亦是要害道路九羊谷去鎮羌寨約三十里西面接  
生界山川隱暗皆是賊路若不築堡子不惟軍人百姓  
往來道路梗澁兼縱招刺得弓箭手無敢耕者則是所  
築之城寨空費財用所拓之地土徒有虛名而無實利  
其間便有增添戍守兵分力弱之慮臣所以區區竊欲  
補全離落保聚人民使荒土變為良田戍守之兵資藉  
耕者如此則國用可省兵力可强天都之地已是吾土  
敵人雖屈彊彼將自斃前曾奏欲於後石門創迪章建

築堡寨上件地名並在生界得之傳聞即未曾委官踏  
逐今來始見的實利害考覈地理其後石門去野韭川  
創迪章去泥棚嶂並皆密邇臣既開拓疆土而更切切  
於此者所以為國家建固圉彊兵之利非作身謀今準  
朝旨罷修元奏堡壘勘會天都山乃在九羊谷西北去  
鎮羌寨一百餘里而創迪章泥棚嶂實在西邊鎮羌寨  
南至懷遠寨更有木魚川亦是賊路縱便將來進築直  
據天都其九羊谷鎮羌寨西面亦須有關防而野韭川

見是賊來之路臣之管見所謂緊切者朝廷乃以為至  
閑慢臣欲默默不言則所築城寨所拓土地如前之所  
陳欲紛紛辯論則上拂朝廷意指必取誅戮然而身當  
聞外之寄圖惟疆事不為朝廷取信尚何面目以見將  
佐士卒哉繼此或有所為欲望將佐稟從號令遵守約  
束亦已難矣伏乞朝廷先罷臣職任然後選委侍從或  
親信官按視體量如臣言繆妄乞賜重行貶黜以戒將  
帥臣見候進築九羊谷了當分屯軍馬起發往渭州聽



候指揮次黃貼子臣前年冬蒙陛下召自遠方付以涇  
原經畧之事朝廷方議進築亦嘗至樞密院遍觀臣僚  
奏陳策畫以至朝廷論議未有畧及進築葫蘆河褊江  
川前後石門者獨鍾傳欲進築南陽川瓦和市善正泊  
已降朝旨令傳會合熙秦涇原三路兵馬進築臣即時  
於三省樞密院臣僚前疏駁其非因得指揮令臣自當  
管認一處臣既領職任體究鍾傳所陳校量利害未見  
有可為之理到官八日遂建進築石門前後峽好水河

古高平福江等處幸託陛下威靈僅能集事但新開疆土自熙寧寨以北至平夏城僅四十里自古高平西至鎮羌寨五十餘里自懷遠北至九羊谷約六十里自九羊谷東至葫蘆岸僅五十里新開疆土所築城寨直北有大山限隔賊之來路不過五六處至於自葫蘆河岸至古高平正當十川及懷遠至九羊谷六十里間賊之來路甚多若不相度要害增築堡寨則將來必有抄掠之患客旅往來有害而二寨聲援不接空以透漏之法

繩將寨官地分巡檢雖日行誅責欲其不透漏不可也而議者以臣為老怯臣年齒七十有二思慮顛倒怯害之譏所不敢辭唯乞陛下選擇不怯者代臣庶幾邊事早得允當又去年三月進築開拓四十餘里建兩城寨良田幾萬頃雖已招到弓箭手臣今親至其地只是城寨側近并新築古高平堡左右方有耕者纔百分之一至於平夏城東北至葫蘆河岸耕夫無敢施工其地非不美也其人非不欲也蓋西賊日夕隱伏伺隙抄掠便

有殞軀喪命之患則耕者豈不畏懼臣得諸將議論方欲經營添築護耕堡使人人皆有生業秋夏田成熟之後官司計置糧草不至枉費國用既得朝旨一切不敢更有論列而狂瞽之語又及閑慢之事此臣至愚至暗不敢自欺以希合朝廷也伏望聖慈深賜詳察擇才力彊敏能如朝廷意指之人代臣早歸田里幸甚幸甚又臣本路竊觀李繼和曹瑋築寨置堡其意槩可考證三川定川兩寨相去纔十八里而山外堡寨處處相望地

里至近西賊尚或寇掠然不能為大患扞蔽堅全至今  
蒙利乃能安進弓箭手闢土力耕號為富庶之地而有  
善戰之兵如此則有益於國有利及民今聞諸路進築  
競以深入遠去為能成城之後逐路舊額兵馬必須分  
差戍守城寨相去遼遠他日必有後患逐路止是舊日  
之兵既分布防守新壘西賊忽然舉國併兵攻圍一路  
未知何以支梧蓋興事不以漸則聖人有欲速不達之  
戒臣每思之切為寒心更乞陛下深察愚衷又臣亦知

諸路進築自用一路之兵指日了當逐處不獨因高割削成城而版築之工甚省蓋非夏國要害之地故彼亦不來力爭去歲三月本路築兩城寨而西賊傾國之衆雲集今九羊谷興工三日已後已有六萬餘騎分布天都山左右只候中寨人馬齊集便來掩擊則本路舉動不可以比方他路也臣去年嘗委种朴進築福江朴堅欲借兵鄰路自云步騎兵不滿八萬并不勾集保甲不敢舉事今春种朴在環州築灰家嘴只用二萬餘兵亦

有成功臣竊謂一種朴耳前日非怯今日非勇也蓋事  
有難易理有可為不可為此朴所以或怯或勇也更望  
聖慈廣覽兼聽審觀事勢察敵人之爭與不爭則難易  
之實灼然可見矣又泥棚嶂大障灣上下木魚川皆是  
西賊來路今築九羊谷與鎮羌寨相去不遠又臣分布  
兵馬沿路把截故不敢輒來斷糧運道路若將來進築  
天都全藉大車般運至九羊谷自九羊谷更不通車行  
湏當以人夫頭口般運自鎮羌寨至天都百餘里之間

賊路既多臣亦不敢保糧運道路不為西賊隔絕萬一  
救東寇西首擊尾應豈不危殆更乞朝廷詳察三省樞  
密院勘會朝廷昨降指揮止為九羊谷已建城寨即後  
石門創迪章不須進築慮虛費公私財力若逐處合於  
中路修築遮護道路耕種堡子即與古高平塔子諸事  
體一般上件兩處即不曾奏聽朝旨今來因何不便行  
修建兼朝廷在遠邊鄙有未盡利害即當詳具條陳豈  
可便奏乞罷任及差官體量未欲別作行遣詔令章葉



更切相度如泥棚嶂等處合行修築通路堡子可以遮  
護得人旅往來及弓箭手耕種如兵夫未放散之時即  
便隨宜修築若已放散即指揮姚雄一面經營候有間  
隙修築仍速具已措置施行次第聞奏不管將來却致  
賊馬抄掠往來人旅及有妨弓箭手耕種又詔章奏

報輕易特降充龍圖閣直學士

案以三月五日奏此啟  
詔不知是何月日舊錄

於三月十六日畧載案奏即坐奏報輕易降職按前云  
未欲別作施行然則降職必不同日今但因舊錄仍取  
案奏詳載之舊錄云涇原路經畧使章案言先準朝旨  
後石門創興章不得興工如已興工速行寢罷勘會天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百九十六

都山乃在九羊谷西北去鎮羌寨百餘里而創迪章泥棚嶂實在西邊鎮羌寨南至懷遠寨更有木魚川亦是賊來路縱將來進築直據天都其九羊谷鎮羌寨西面亦須有關防而野韭川見是賊之行路乞選侍從或親信官按視體量如臣繆妄乞量行貶黜詔章藻奏報輕易特降充龍圖閣直學士先是曾布言

近日邊臣奏報大抵自肆如章藻前日議進築事稍不同便乞罷任仍云議者以臣為老怯此乃章惇與藻家書中語豈可便輕易書之章奏上亦以為不可令削一職衆皆以為宜蔡卞又言昨進築九羊谷不預計置博掾却奏稱旋行般運亦可罪布曰此未足言但以奏報

輕易黜之則諸路皆知警懼衆亦然之遂有是命

十九日又

降一官

尚書省戶部奏請應州縣當行人吏攬納常平

免役等錢物受贓乞依重祿公人因職事受乞財物法  
斷罪其鄉書手若攬納有犯即乞依近降紹聖常平免  
役因納受乞錢物法施行從之

新削

丙寅尚書省言進奏院承受尚書省樞密院實封及應  
入急脚遞文字並即時發又承受捕盜賑濟災傷河防  
緊急及制書并朝廷文字應入馬遞者並當日發又承

受制書及朝廷文字入步遞者限一日餘文書不得過

三日限內有故未畢監官隨宜量展從之

新

戶部言

諸路酒務乞將大務所收錢數至歲終先比較祖額如有虧少即將比較務收到錢數補填大務虧少外有剩數仍依大務見起祖額以十分為率除出二分外餘數依條紐計合支賞錢只支與比較監專等其大務即與免作虧欠若大務所收課利至歲終比額增剩比較務至歲終亦須收起及二分外其餘增剩錢數與大務所

收增剩錢通袞比較務賞錢仍比附依朝旨減正監官之半如比較務歲終趯不及二分數目其賞錢更不支給若大務依條合該改正新額即隨新額依此施行從

之  
新本  
削去

戊辰寶文閣待制呂嘉問為戶部侍郎 詔近聞省寺官多是私謁后族之家或以邂逅為名諸處宴聚當與薄責庶幾少誠吏部郎中方澤戶部郎中劉宗傑戶部員外郎鄭僅各罰金三十斤衛尉卿陳紘水部員外郎

趙竦各罰金二十斤方澤知虔州鄭僅知建州趙竦知  
饒州陳紘提舉崇福宮劉宗傑管勾太平觀並任更居  
住三省言取到朝奉郎國子監丞蘇駒狀內語言不  
同詔差安惇同大理寺右治獄長官根治詣實奏聞駒  
頌子也先是同知樞密院林希面奏蘇駒嘗過臣言見  
中丞邢恕云待教臣過三省等語既而又具劄子言恕  
謂駒欲令希過三省蔡京於三省有嫌唯西樞可處駒  
謂恕中丞眷遇方隆他人必未可先恕曰恕與京熟當

且先之恕於此遲速無所校上曰此語可怪章惇曰當  
召駟至都堂問狀上令便召希再對又言臣不敢不以  
恕語聞者恐人疑臣有欲三省之意臣與恕本無他只  
緣臣為中書舍人曾撰呂公著貶詞深斥其惡恕本公  
著門客素出其門希純兄弟責望恕以報恩怨無可為  
者故自在言路力欲攻臣為呂氏報怨爾上默然希又  
曰恕日夜聲言欲排斥臣昨李諲公然對人言曾見諫  
官有文字攻臣更倡此語欲相傾搖曾布言曰諲之誕

妄可罪無疑豈有安惇欲擊執政肯於殿廬中以文字  
先示諛臣亦聞人言恕云不擊希只令希自圖去就上  
曰此等語非所問但如駟所言則非恕所當預爾希又  
曰蔡京與章惇相失亦首因此京有兄弟並進之典而  
惇昌言於人云自三代以來無此故事故京深怨之上  
曰朝廷欲用蔡京則章惇亦管不得進退執政豈得由  
人布曰非獨進退執政非大臣所可自任至於侍從近  
臣亦當自人主進退豈大臣所得專若議論人物及論



說事理亦恐無不可上曰論人物即不妨布曰若論議人物則踈遠小臣言之亦無罪然章惇所說義理則然惇但口快不當於人前昌言爾以臣度之惇未必敢於陛下前及此但京疑其沮已故深怨之邢恕亦嘗語人云人以恕為附二蔡恕寔不附他但涉世牢籠人情所不免爾恕榻前之語乃是公論意謂於陛下前所陳至公也然外人但見恕與京及蹇序辰輩甚密故不能無疑恕大抵多言多用數人人欲得其歡心凡聚會處必

人人挽之與之附耳私語然人亦罕以為信也上曰章惇言人謂之邢訓云好教訓人布曰自元豐時已有此名只如須欲調和不同之人人各有所守何可調一也恕元祐初行之已無效然為之不已上曰每來此論事重疊反復未嘗不移數刻所言者只是居常所論但每事須更從頭說一遍極可厭布曰外間亦常疑其奏對太久上曰甚久希曰須半時辰以上惇尋召駟至都堂問狀是日惇以駟所供狀進呈與希口奏頗異又言恕

云進退執政當出人主雖宰相不得與惇因言初問駟  
時不及此既供狀乃及此上曰駟所陳却如此不同希  
復自辨上曰推治即見虛實故有是詔而恕亦以是日  
對延和殿奏疏劾希纖巧傾險天下共知頃事先帝遣  
使高麗臨事辭難嘗坐譴責其後止緣王珪主張再歷  
文館先帝前後累有德音謂為姦邪播在羣聽在先朝  
止於禮部郎官而已宣仁聖烈皇后垂簾王珪既死韓  
縝首在相位希與弟旦遂附韓縝擢希為左司郎中起

居舍人旦為吏部考功郎官已而梁燾恣橫兄弟陰相附會暮年之間燾凡再薦旦希以自代皆有顯據可以考質及至李清臣當國初除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章惇既至未行復留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坐階柄任考希本末凡所黨附皆陰邪之臣其迹甚明惟稍見抑於先帝之時與元祐二三年間其餘無所不利則其纖巧可見加之引用親黨內外姻戚遍列朝路鮮有遺者其意乃欲遂擅朝廷以為私計中外有識無不知其為

真小人而善諛用事大臣事之如奴所欲靡不如意其  
勢炎炎不可容長切恐終不利於國家伏望聖慈出自  
獨斷即賜罷黜上面諭恕曰得非以希奏卿與蘇軾言  
待教希過三省及蔡京為西樞等語乎恕謝不知上又  
以駟所供狀諭之恕言偶與駟談命黃緣及此非有他  
也上曰如此乃閑話耳已差官根治恕退又入劄子言  
臣早來已曾面奏臣乃陛下所擢以為御史中丞寄之  
耳目而林希乃宰相章惇所薦引階緣以至執政倚為

腹心希與蘇駒係正親家駒之兄詒乃希之親壻駒又因希薦於章惇用為國子監丞希方引駒閑時與臣兩人相對旁無證佐又無文字照據口語欲以誣臣有意移易大臣移易大臣乃出陛下獨斷雖宰臣所不敢與必待詢訪而後敢言豈臣力所能及其理甚明然恐希與駒相結欲以此誣臣既已付之吏議而章惇身為上相與林希為黨羣臣畏之如虎竊恐所差官觀望或憑無證不實之辭抑臣依從其為利害不細今臣為陛下

耳目希為章惇腹心天下無不知者臣不為希所誣臣  
留而希去則權歸人主希能誣臣希留而臣去則權歸  
宰相安危禍福之機在此一舉欲望陛下深察近臣中  
非章惇等黨者令考實其事臣與駟言各無證佐文據  
所可憑者有理與無理爾臣將來若蒙取問逐次應報  
訖須具實封奏知欲望聖慈詳酌若臣言無理不迺聖  
鑒臣即甘俟誅貶若臣言有理惟望睿慈主張則臣庶  
免為文吏之所鍛鍊用事大臣之所傾擠此事乃直上

繫國體非止臣輩爾一身而已伏望明主留神幸察恕  
尋又奏疏曰臣已彈擊林希竊恐大臣陰為朋黨欲望  
聖聰以希有誣臣之言欲不行臣所章疏緣臣欲擊林  
希非止今日其所論希罪惡並曾先事奏聞非謂林希  
見誣方行彈治兼臣十九日已前並不知希嘗有誣罔  
也原希敢結親黨以無證繆悠之常談厚誣天子耳目  
之官欲以塞臣之言使不得發此希之姦謀本情也大  
臣黨希者從而欲實其事則其助之之意已可見矣今



欲遂如其請收臣章疏不行即是林希之姦謀果伸大  
臣黨助之意果行而天子之耳目廢朝廷之紀綱壞矣  
况臣論希罪惡與今來希所誣臣之語並不相干竊計  
其餘臺諫官亦有章疏擊希其言自合先次施行然後  
別治口語兩不相妨伏望陛下特奮威斷早賜指揮貼  
黃臣恐大臣或以臺諫為有黨欲廢其言如此是大臣  
為黨也今兩下皆可相指以為黨即乞聖意察其孰是  
孰非孰邪孰正孰公孰私其理是其迹正而其心歸於

向公者即不黨其理非其迹邪而其心歸於營私者乃為黨以此觀之不知臺諫為黨邪大臣為黨邪必不逃

聖所采矣

餘見四月十四日壬辰

申王佖端王侁陳免守司空詔

並不允

戶部言楚州奏漣水軍監稅奉職鄭壽妻室

女因姑患消渴日久遂割股肉供食已得痊安乞特賜褒旌布之天下詔賜絹百匹羊十口酒十瓶麵十石

大理寺言乞應大理寺開封府承受內降公事並依旨勘斷各不得奏請移送從之 廊延路經畧司言討蕩

夏州一帶人馬族帳得功人詔等第轉官減年支賜內  
減年人年限不同者依條比折皇城使已上轉官減年  
並迴授與有官兒男蕃官如無磨勘年限人許權寄再  
立功通計推恩

新本刪修云廊延路經畧司言討蕩夏  
州族帳得功人詔轉官減磨勘年賜物

有差布錄云賞廊延  
夏州討蕩將佐等

環慶路經畧司言進築興平城

畢工詔西上閣門使張存皇城使通州刺史張誠皇城  
副使兼閣門通事舍人种朴為統制兵馬進築興平城  
橫山寨畢工兼接納李額葉一行歸漢張存遷東上閣

門使領成州團練使陞充本路都鈐轄張誠遷秦州團

練更轉一官回授與有官兒男种朴遷文思使餘次第

推恩

二月二十九日興平城賜名三月十六日橫山寨賜名額葉來降在三月十一日布錄云賞環慶興

平寨進築布錄戊辰又云環慶進通塞堡廊延修開公堡按通塞堡畢工在二十四日癸酉 詔涇

原路經畧使章淦申請進築措置般運不當特降一官

十六日降龍直布錄戊辰淦奏乞令 又詔滿志行在軍

熙泰般運斛斗應副進築特降一官 中方鍾傳舉動反覆之際一無奏報前責太輕特勒停

庚午幸申王府

辛未幸端王府

癸酉三省言提舉荆湖南路常平等事董必奏體量到  
知雷州朝請郎張逢同本州官吏至門首接見蘇軾蘇  
轍次日為會召軾轍在監司行衙安泊又令僦進納太  
廟齋郎吳國鑑宅逢每月率一兩次移厨傳管待差白  
直七人借事本州海康縣令陳諤差雜直追呼工匠等  
應副吳國鑑修宅又勒居民拆退籬脚闊開小巷通行  
人馬以避轍門巷及借手力等事詔蘇軾移循州安置

張逢特勒停陳諤特衝替本路提點刑獄梁子美既與

蘇轍係婚姻之家不申明迴避并其餘監司失覺察各

罰金三十斤

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必受命體量陳天倪作蘇門下語錄云公謫官雷州市中無

屋可僦獨有一富家餘破屋數間可賃仍與作交易文契分曉舍主欲稍完葺方交舍時章子厚訪問下州府發此事云蘇侍郎彊奪雷氏田宅舍主鞫問賃契分明遂已數年子厚謫雷州亦召前人與議其人曰不可蘇侍郎來幾驚然我今更不敢賃章相公也作法自斃如此按當時差董必體量天倪所聞未詳也

淫

原路經畧使章綯言進築九羊谷寨畢工詔賜名九羊

寨又奏修築石門峽東塔子背堡畢工詔賜名石門堡

紹聖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建議布錄癸酉章案姚雄劉何李諲李光皆言糧草事力未備未可進築此事附見  
考當河東路經畧司奏崇儀使張世永等統制兵馬出

界星羅默隆橫川一帶討蕩斬獲一千餘級大小首領二十餘人詔張世永已下各等第賜銀合茶藥環慶路言修築通塞谷畢工詔賜名通塞堡樞密院言西路近已困敝耕種之時必須並邊住坐耕牧如諸路對境及橫山一帶等處自来應係賊界內耕種之地若能體探得的實住坐耕牧去處知得賊衆多寡地理遠近

可以必取勝捷時遣兵馬前去掩擊使賊不能安居耕種免使將來秋成更肆猖獗寔為邊防之利詔西河東逐路帥臣豫選統制官及得力將佐精銳兵馬戰具乾糧足備體探西賊盤泊耕牧處前去掩擊決保萬全毋致敗事

布錄云詔諸路時出擾耕六月末章崇奏可考

涇原路經畧使章崇

言投來部落于都勒滿登都羅摩尼揚昌並為三班奉職優給路費伴押赴闕 雄州言涿州牒稱為夏國告計會南朝却令還復舊所奪疆土城寨詔樞密院定牒本



付雄州回牒涿州先是范鏜使北北接伴問夏國事且言夏人數遣使來彼求助欲祈罷兵仍云要地多為漢家所據及云曾移牒鏜答以不知是日進呈涿州牒詔令以四月中旬回牒而章惇言未可回牒尋已之他日上諭曾布曰北界又有牒催夏國文字布曰此牒已久不可不答上亦以為然布退以語章惇惇曰須十月乃可答布曰舊例皆即時答若一向不答萬一欲遣汎使何以拒之惇曰只消令雄州答以無例布曰終能遏之

否惇曰若答速見自家勞攘往往便遣使若不答必不敢遣若如子宣意去年十二月已答了布曰答之何害元豐中牒至便答未嘗聞遣使此乃已試之效何以知不答牒却不敢遣使之理惇曰正如蕭禧爭地界只為應接太速布曰此事自有舊例莫與爭地界事不同惇勃然曰惇措置邊事不錯布曰安知不錯若誤他邊事自家莫難更安位惇曰自家誤他邊事不止不安位當斬首以謝天下布曰教誰斬惇曰好但任便若誤事惇

不管他布曰布不至不曉事機權智略亦不在人下凡  
措置邊事一有過當必加裁節令就繩墨不然踈脫多  
矣許將曰所言皆有理且更商量十月誠恐太緩蔡卞  
笑曰止止不須說布亦笑既而吏檢元豐五年正月牒  
二月答惇乃已時六月壬寅也翌日同呈牒本旨以七  
月降牒本付雄州令八月回北界惇默然布亦不復論  
及再對布因言北界回牒已緩昨四月得旨既而章惇  
又欲罷今已得旨七月面乞更不移易緣朝廷待此北

人一飲食一坐一揖皆有常數以示無所輕重至於相國寺與館伴燒香先後亦必爭論但事皆有常故未嘗不屈伏今牒彌年不答迺明示以忽慢之意恐不便上曰是他無道理布曰元豐中牒一般事已往無可言者但此回更不可移易爾上曰無退見許將曰上對三省亦深患邊人不安靜當以理待之蓋聞昨日喧爭之語也

六月二十六日癸卯布錄今併入此

甲戌定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咸寧郡王侯改河

陽三城雄武軍節度使進封莘王集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普寧郡王似改橫海鎮海軍節度使進封簡王武成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祁國公偲改武安軍節度使進封永寧郡王 中書舍人范鏗試給事中權戶部侍郎杜常為集賢殿修撰知青州 權吏部尚書葉祖洽言伏見太常寺定到韓縝謚議申尚書省部覆議按縝在先朝擢於罪廢之餘致位樞機之地其受先帝恩德為不淺矣然垂簾之初內則交結張茂則梁惟

簡以取宰相外則附司馬光輩遂蔡確為自安之計至於更改法度鎮嘗陰致其力凶虐貪穢之迹暴著中外

莊敏美謚非鎮所宜詔更不定謚

邵伯溫辨誣云韓鎮有心術章惇畏之凡

元祐執政從官惇必以事中之不敢及鎮方遷謫諸公時鎮以節度使知潁昌府觀文殿大學士領宮祠蓋惇慮鎮能害已也至鎮死方使

葉祖洽言不與贈謚而已

詔新除宥州刺史充環

慶路緣邊兼橫山寨至宥州一帶蕃部都巡檢使李額葉別降宣命降去環慶路緣邊兼字只充橫山寨至宥州一帶蕃部都巡檢使本路帥臣言額葉新附未宜遽

統諸蕃官恐於蕃情未安故有是命

十一日額葉來降

詔章

崇候農事稍空進築沒煙前峽

此據布錄

御批契勘京朝

官以上自合衣公裳出入宣德郎司馬宏承務郎勾當

染院李無咎不識分守身服便衣輒敢微行街市雜與

小人為伍觀看車馬士人立朝全無廉耻可送御史臺

疾速取勘具案奏裁司馬宏李無咎並衝替

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事

乙亥寶文閣待制知桂州胡宗師知永興軍朝散大夫

權廣西轉運副使程節為直祕閣權知桂州 詔遼使  
經過如遇知州病患事故差請到權迎送人使官應本  
州接送人使有違慢闕誤許權官按舉勘斷從接伴使  
韓粹彥請也 戶部言乞河北河東陝西路除知州通

判外其餘當職官並不許入中及坐倉坐場其糶俸餘  
即不得過坐倉分數從之 新削五  
月二日 刑部言犯罪未叙

及已叙未復舊官而再犯罪者自後犯日別理期叙從  
之 吏部言官負罷任或未罷任應闕陞者並許所在



州投狀錄白未經關陞文字差官點對仍取家狀一本連申吏部即願赴部關陞者聽從之

新削無

丙子朝請郎李延賁守將作少監詔少府將作軍器少監雜壓並依元豐令其元祐指揮更不施行

元祐指揮云何玉牒

云復少府將作軍器少監班序

熙河蘭岷路經畧司言進築丹喇關

畢工詔以通會關為名除陸師閔鍾傳已責降其路分

都監已下各等第賜銀合茶藥

本紀書丙子築會寧關蓋五月二十三日改通

會為會寧也

樞密院言京東西路安撫提刑司奏乞依元

豐五年詔巡檢下全置土兵緝捕盜賊從之其所招土  
兵仍須本州及隣州有戶籍者無戶籍有主戶一名委  
保者亦聽招刺 詔今後在京禪僧寺院士庶之家婦  
女除同本家男夫作齋會聽人入外餘輒入者並杖一  
百夫子知而聽行及主首不舉各一等科罪先是開封  
奏請乞嚴行禁止故有是詔新削 戶部言欲陝西路年  
額解鹽鈔只得赴池請鹽其泛給文鈔許赴京中賣請  
錢從之新削

戊寅樞密院言溪洞緣邊寨鋪寨主都監兩負處每半月一次輪那一員逐日量帶兵甲在外寅夜於地分巡邏把截仍本州給印歷付所管地分官司寨鋪候逐官巡歷到彼即時批上官位姓名月日季終繳申本州點檢申都鈐轄司如巡歷不到虛上文歷以違制論不以去官赦降原減從之 朝請郎集賢殿修撰前知河中府韓宗師卒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九十七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符元年夏四月己卯朔上批宗室右侍禁士寔修進  
藝業可特授承務郎

庚辰廊延路經畧使呂惠卿言修築開公堡畢工乞賜

名詔賜名開公堡

三月十九日

奉國軍留後安定郡王世

開卒輟朝臨奠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信王謚獻敏

辛巳三省言宣州涇縣主簿邱郿江寧府右司理參軍

吉觀國辰州司理參軍王天倪試宏詞科中選詔郿循

一資觀國教授河中府天倪華州郿和州人也

布錄辛巳同呈

環慶募化獲人畜數斬首百級驅牛三百

壬午朝獻景靈宮至於癸未 禮部尚書蹇序辰言昨

準朝旨編類貶責司馬光等事狀候編類畢欲繕寫一

本進入以備省覽從之

此據元符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徐鐸奏請進書序辰初乞編類

在紹聖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京西排岸司言西河石炭綱有欠請

依西河柴炭綱欠法從之

新削

樞密院言請軍營創立

廟宇者徒一年稱靈異動衆者加二等廟宇未立各減二等止坐為首之人本轄將校節級不止絕與同罪從之

甲申上幸東宮莘王府簡王府因幸睿成宮

二十二日推恩

乙酉環慶路經略使孫路言美利寨相近有之字平可以建置城寨乞從臣體度邊情進築詔孫路審度從長

措置無致輕易敗事仍節次具措置次第以聞

曾布日錄云路

言自進築以來止用庸軍保甲般運軍器不曾和雇車乘衆莫不稱之附見當考

樞密院言

廊延路進築羅古谷嶺堡寨河東路進築榆木川寨詔

軍兵等賜錢有差

正月四日奏乞城榆木川四月十一日賜名羅古谷嶺堡四月十二日畢

工十四日賜名惠卿家傳不載此

廊延奏已差王愍苗履統制擾耕

涇原奏進築沒煙前峽乞秦鳳環慶兵各萬人從之續

令環慶輟騎兵五千秦鳳三千仍選精銳又令秦鳳整

頓其戰士及餘丁以俟熙河會合

兩項並據布錄乙酉日事附入當考



丙戌修國史提舉官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章惇等

進神宗皇帝正史紀二冊 詔化州安置梁燾卒不許

歸葬家屬令韶州居住

四年八月十六日紹聖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梁燾卒於化州

州屬廣西距京八十一程卒既百日朝廷乃知也五月四日諸子並勒停

禮部太常寺言

奉詔詳定泐寶法物禮儀謹按國朝會要元日五月朔

冬至並行大朝會儀今奉上傳國寶欲用五月朔朝會

行受寶之禮泐寶儀物各依上尊號寶冊儀為祇受之

禮兼按淳化元年因元會而行冊禮今五月朔於故事

當大朝會乞就大朝會日以禮祇受前期有司預行製造  
法物并寶進納入內俟降出權於寶堂安奉前三日  
差官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前一日上齋於內殿上服  
通天冠御大慶殿降坐受寶羣臣上壽稱賀從之

廊延路走馬郝平言塞門北有故蘆關乞修復作守禦  
堡寨平以為西賊入漢界至蘆關百三十里乃有水水  
源在蘆關若據之則西賊往還二百六十里無水詔經  
略司詳定保明以聞

布錄云廊延走馬郝平奏乞進築蘆關云差中人馬入漢界至蘆關

百三十里乃有水源在蘆關若據之則西人往還二百六十里無水詔令鄺延相度聞奏先是孫路言鄺延進築蘆關烏延口環慶築恰克定邊則橫山非賊所能有矣頗與平所陳合上亦稱平曉事已移熙河走馬

詔府界京東京西河北東南路將下押隊依元豐舊

制差置押隊人數令本將依材武格踏逐委本路經略

安撫鈐轄司府界委提舉將兵所審察保明以聞下吏

部勘當申樞密院鈐量施行從韓忠彥請也 戶兵部

言請監司官出外合破擔擎人先差廂軍不足差遞鋪

若本處實無人可差欲比附紹聖免役令和雇施行其

雇錢即於封樁廂軍或馬遞舖闕額請給內支仍每季申提刑司差不干礙官點檢如有人可差却支雇錢者依封樁廂軍請給條內別將移用法從之

新削

是日利

珣奏熙秦路兵馬至淺井以來雖無水而適有雪以此無渴死者然水每擔七百雪半袋四五百而戰馬以附糧及器械太多脊背多創損詔令將佐如法療治具因

此死損數申密院

布錄要見後來如何

又詔呂惠卿孫覽於葭

蘆榆木川米脂中路修堡障以通兩路聲援

布錄

丁亥三省言周國大長主奏男西染院使錢忱年十六  
乞除一使領赴朝參詔特遷莊宅使文州刺史 詔重  
修熙寧日歷官周種所進熙寧夏季日歷差錯重複罰  
金八斤 樞密院言故自毀傷而詐稱傷中或無功而  
詐稱雜功如率先入賊衝陣破賊苦戰力敵之類冒求  
恩賞者罪有差保驗官司從坐不以蔭論命官比類取  
旨告者有賞從之 詳定一司敕令所言擅借轉運司  
錢物及借之者干繫官吏各徒二年從之

已丑詔京西路官自賣鹽及應緣申請指揮勿行其借  
過鹽鈔及見任錢物並令本路提刑司拘收封樁內已  
般到鹽數令提刑司變易見錢封樁 樞密院言河東  
路進築榆木川寨畢工詔孫覽已下賜物有差覽言鑿  
井有青蛇如金色水甘泉源壯乞賜美名詔賜名神泉

寨 三月四日奏請四月七日進築六月二十一日賞功  
玉牒既於此書築神泉寨六月二十一日又書誤也

考可

庚寅樞密院言廊延路進築羅古谷城寨畢工詔統制

官劉安已下賜物有差

三月四日四月七日  
進築十四日賜名

樞密院

言河東路兵馬出界討蕩回又就便修築第九寨工役

暴露日久詔入役軍兵各賜錢有差

三月九日修築  
府州第九寨

西上閣門使樞密副都承旨同管勾客省四方館提舉

中太一宮兼集禧觀宋球卒賻贈外特賜絹二百匹

福州觀察使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滕國公諡溫仲翮

卒

辛卯瀘南安撫司言瀘州義軍乞於冬十月農閑之際

各赴所屬犒設以便夷衆應逐縣寨推排到舊新添義軍職級人數亦乞委自本司出帖收補其每年合支衣物乞據數品量給與逐處所管義軍職級庶係籍夷人均故恩賜從之

壬辰詔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林希罷同知樞密院事知亳州御史中丞兼侍讀邢恕罷御史中丞兼侍讀知汝州以希私積怨憤密較口語回互輕重志在中傷恕陰懷怨憎揚言排擊妄意進用不計後先故並黜之先



是恕以三月戊辰劾希希入朝如故恕繼奏疏曰臣昨  
蒙恩除御史中丞臣自知此官若不上負陛下寄委則  
必下犯專權結黨大臣之怒所以臣嘗面辭至於再三  
時未有除命前因對先蒙宣諭除目所以而辭仰蒙聖訓宣諭時蒙宣諭以朕必主張也不

敢固辭遂勉就職孤立一意惟知事君而已故不量其  
孱弱欲為聖朝一清姦黨而彈擊林希章疏纔上已為  
希妄造平日對客常談欲以因說命數億度之言誣為  
差除事實之語是非之理燦然可見中外傳播共知希

之矯誣而宰臣章惇陰主林希助其聲勢臣非有罪隔  
朝參之人但以既蒙根治所牒訊不可身為御史中丞  
安坐臺中覲顏應荅恐虧國體故權引疾居家而希乃  
妄造事端之人又已有臺諫官章疏彈擊而外挾章惇  
等與助上欲欺罔聖明下以鎮壓人情公然造朝殊無  
忌憚朝列駭笑而臣日困根治所牒訊沮辱不少蘇軾  
與臣供析大意略同已節次具解析一一奏知而數月  
已前對客閑談初不經意又大旨已同其餘皆是小節

兩下供析並是逐旋省記初無文簿筆記何由字字合  
同若必求字字符合則不免傳會却非實情欲望聖慈  
念臣効忠有素今來所治語言又已見得別無情意乃  
為林希不忠誣欺之人所見困辱而又俗吏之所頓挫  
誠宜在所矜憐兼臣職為御史中丞又出於陛下之所  
親擢今為林希合宰相大臣為黨共見擠陷則惟特望  
聖慈主張而已欲望特降睿旨付根治所若大意已同  
止於小節不圓即令疾速結絕所有臣彈林希罪惡與

今來所治事全不相干亦望早賜施行如臣言無理亦乞便行罷黜貼黃稱林希日日造朝蓋要與其朋黨相見合為姦謀上惑聖聽下脅人情若更稽留必有奇巧非臣一身綿力所當今來治希事只乞以希第一次文字為據後來若別入文字即出於章惇等眾人為謀翻覆之辭不足為憑希實傾險小人前後黨附不忠之跡當已不逃聖鑒知臣言為不誣矣又貼黃臣今為御史中丞欲為朝廷破私黨而宰相大臣合為私黨欲傾天

子執法近臣其事乃上繫國家安危非獨臣之私計也

伏望聖慈詳賜披覽既而林希以私忌不入

三月二十七日丙子

上謂曾布曰林希不入渠前日所陳邢恕云無此語非病心安得有此又云希言恕以撰公著貶辭故報怨恕云張商英攻公著臣乃舉自代此可見其妄又云恕言久欲擊希適下手遲爾恕并兩御史已有文字攻希甚急云希是王珪門下士嘗對黃履云朝廷行遣珪太過又云先帝所不喜皆有之否又曰希此舉非大臣體布

曰遊珪門下熙寧元豐中已有此謗黃履所言臣實不知上曰莫是不樂行遣珪否布曰亦恐有之先帝曾召對不用其後又嘗遣使高麗不願行貶杭州糧料院則不喜亦可知也上曰貶樓店務又問先帝初何以不喜布曰臣嘗見王安石言希乃陳升之所薦及奏對所言多與升之同先帝顧升之云林希昨日對是卿所薦但冷笑而已升之色變然不知希所言何也上曰人言希出珪門下珪與吳充不協希欲謁吳充先造珪出東府

北門却從南門入謁是否布曰此亦臣所不知希附珪  
則有之紹聖初亦附章惇衆論所不與然自在政府議  
論無不向正未見其有闕失士類亦共稱之更望聖慈  
采察主張此事要之出於兩人不相得故爾紛紛上曰  
但恐言者不已又曰章惇深主林希布曰惇於恕亦不  
薄方恕之初除待制及召還孰以為可者非惇力引何  
以至此上深然之又曰希此舉非大臣體希為大臣若  
構造語言欲罔聖聽其罪固不容誅然身為大臣日侍

清光以人情言之度不至如此若恕無此言則蘇軾誕妄爾此事全繫獄官願更賜戒飭勿令變亂事實庶不誤朝廷施行上曰好好先戒諭待更戒飭時三月丙子也是日丁亥安惇等以根治所職事上殿林希不入上因為曾布曰希今日不入又言臺中擊之甚急且言其方根治及聞臺章皆不顧造朝治事如常上又曰輔臣自来稍有人言便當家居聽命布曰臺章不出希無繇得知兼此事他人難言須自處乃可上曰李清臣當時



亦如此卿等諭之乃不供職布曰臣初亦不敢言而章惇以謂不可不告遂共以語之清臣已封印聞此遂上馬當時文字皆在中書而清臣獨員不可不避與希亦少異上曰家居聽命乃是布曰希今日聞根治官上殿遂不敢入上曰言者又云希為旦作墓誌有怏怏於先帝不用之語布曰臣不曾見上曰刻石人往往有本布曰墓誌無不刻石石本必亦有之但臣不曾見爾上曰希附王珪必有之布曰此恐不免也上又曰恕輕率多

言章惇云以針線縫却口亦須喋喋布曰恕每於人前有欲擊希之語又欲劾之令自圖去就希不能平故得此言遂以上聞上曰大臣豈當如此布曰衆議亦訝其輕發然方今政府闕人其下人材未見可繼者上又曰恕言久欲擊希只是下手遲布曰此言亦未為可上曰此言誠非理上又曰不知根治虛實果如何恕堅云無此語若與希語果不同須取問布曰執政官自來恐無此故事上曰略問莫不妨布唯唯未敢力陳是日晚希

遣其姪虔來謁布則云已有問目矣希欲避位布勸希  
造朝面陳然後家居聽命希尋遷出恕先在假既而參  
假仍乞上殿上甚訝之謂布曰恕無忌憚如此本欲隔  
下又不欲爾只待問他云上殿來為甚恕方立廷下侍  
班上又曰恕揚然自若輕忽小人又曰恕每多言章惇  
云古人謂三緘其口如恕者須以針線縫合方不至喋  
喋布曰朝廷方付吏議曲直未分林希方遷出恕便參  
假趨朝上殿衆論亦無不駭之者上曰林希亦失體當

兩絀之又問外議如何布曰衆論亦謂林希此舉非大臣體然所以致希如此乃緣恕語言乖謬若兩絀之外議必以為允上曰必兩絀之議已定矣上又曰恕言欲置蔡京兩府駟亦言有例云富弼與晏殊同在政府布曰此是異姓親未聞有兄弟同在政府者若異姓親則不獨殊弼王安石與吳充文彥博與程戡許將與林希俱是親家如此者甚多上曰林希初奏云待教過三省劄子却云意欲布曰似亦無所校上曰待教與意欲煞

不同布曰亦聞更有且教及若得兩字不同緣俱是口語雖經根治未知孰為虛實上曰誠是如此但希面奏與劄子不同即無疑爾布曰陛下必記希面奏之語上曰然布又曰希已兩經取問前日聖問及此臣未及詳陳是日便聞取問恐祖宗以來無此故事緣希尚在政府獄官押問自取問希須以狀申大理少卿似於體貌非宜上矍然曰已失更不令問布曰此事已往無可言者願更留聖意上曰甚好上又曰路昌衡言恕常與京

密語他人莫得聞雖不同一幕次往往於隔幕私語無得聞者蘇軾既就更恕聞其言有與希不同者疑章惇黨希反歸罪於軾即又奏疏曰原希妄造事端本要先陷天子耳目近臣虛妄既露則必將歸罪蘇軾如此即希謀效臣受其禍希謀不效則蘇軾當其罪希果如此侮慢朝廷即良由朋黨衆盛所致臣聞蘇軾初追赴都堂取狀當是之時軾亦未知事因如何別無向背仍聞章惇嘗厲聲色面諭以聖旨則軾所供狀安得不實若

駟後來到根治所供析前後不同則罪乃在駟即與都堂所供狀無異則希虛妄之罪復何所逃昨蘇駟所供若與希同而臣却稱駟誣臣臣未必無理也然不知用事大臣肯聽臣言罪駟否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今兩人既同而其理又在不疑則希尚何辭伏望聖慈特垂照察又貼黃今若朝廷聽希罪蘇駟則他日章惇林希意欲陷害者即便誣告引一好進小人為證符同則為福不同則為禍劫以利害誰敢不從如此則但其

所惡者皆可逐去臣恐惇威遂成無所為而不可固非  
聖朝之福亦恐為惇之禍也此事尤當深留聖念又貼  
黃臣前已陳章惇方與聖主爭權希去則權歸陛下希  
留則權歸宰相此非臣激發之辭事理灼然如此乞檢  
臣近疏更賜披覽後二日恕又造朝庚寅四月十二日布再對  
上語布曰恕今日又入布曰昨對甚久布亦深訝之不  
知云何上曰只是分訴仍云恕極毀章惇云王珪有恩  
於惇又以希故遲却三年乃行遣珪又云惇專權用事



人畏之如虎莫不至如此否又云惇欲重行遣蘇軾因以立威駟至都堂惇厲聲詰問云是聖旨取問布曰此言誠過當臣自與惇共事但見其痛罵王珪人皆以為太甚不聞其有庇珪之意兼惇與恕輩皆欲深罪珪以大已功恐無此若謂專權人畏之如虎尤恐不然惇為相無術人無畏之者往往反畏同列但口快多取人怨罵士大夫孰不極口罵之未聞有畏之者若能使人畏之而不畏人乃是惇能有為相操略也至於問軾稱有

聖旨乃當如此豈可使駟不知為聖旨取問上悉以為然且曰惇恕輩自揚已功太過布曰此衆所共誚但不敢言不謂聖意亦察見其如此陛下先帝長子自當嗣位恕等何功之有上曰當時亦是能守正論布曰太母初無異意但王珪觀望不敢先啓口爾今惇為左相黃履右丞恕為中丞報之亦已豐足至於恕以元祐引文彥博亦以為已力謂其引彥博在朝有保佑之意此尤為欺罔元祐之人欲招彥博為助豈恕之所能為上亦

然之布又曰恕在紹聖初誰以為可在朝廷者非惇力引何以至此上亦深以為然布又曰恕知惇可擊前此何以不言上曰恕自作中丞便數毀短章惇却不獨今日布曰恕亦以惇數面辱之故怨於是兩人皆絀布謂惇曰恕絀極佳且使傾邪媚附者無效惇曰此不可漏恐恕別為姦慝也或曰恕為中丞惇實薦之布亦有力焉而亟與惇異每上殿移時不下惇固疑之矣始惇置希西府蓋疑布間已故使希察布而希卒為布所誘遂

叛惇惇乃因蘇駟事并逐希恕希雖數為希解然訖不

免也

并三月十九邵伯溫云那恕既為惇旦卡起獄不成每上殿移時不下惇果疑之出其元祐初謫隨

州上宣仁后自辨書稱宣仁功德有宗廟大計旬日之前因已先定之語遂入元祐黨謫知南安軍恕怨罵惇不已惇畏之復直龍圖閣至元符末上皇即位欽聖后垂簾韓忠彥拜左僕射忠彥不平恕之誣罔謫恕均州安置按起責南安乃十月十六日事伯溫又云惇使希察曾布既而希為布所誘遂叛惇其罷當坐此今參取之

御史蔡蹈凡四章論希其一曰臣嘗讀書昔先王聰明

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然則

古明王於侍御僕從不敢用不忠不良邪僻之人況左

右大臣參訂國論典司機密者乎臣伏見林希天資傾  
險詭躁褊急競利爭進無大臣體頃在先帝擢置文館  
養之有漸非不見用及選使高麗輒敢託故不行先帝  
命黜監杭州樓店務後雖稍遷纔得為郎而已然希事  
王珪最為親密珪前後薦論凡累數十先帝知其姦邪  
終不信用先帝棄天下未久黨附韓縝浸有超擢縝出  
復事呂大防蘇轍及交通梁燾燾亦傾心結納嘗引希  
及弟旦以自代數年之間雖嘗以言者斥外而汲汲于

進常不自安其知潤州日因藉河渠事獻書大防尋除  
天章閣待制由此巧計得行遂躋顯要以至今日若非  
希能以邪心異意求合大防轍等何以致此臣又按希  
性多猜忌善人吉士非出其門則讒毀萬方卒以中傷  
若其昆弟子姪皆緣要職坐布京師其迹甚明臣又嘗  
聞希知杭州日承蘇軾之後軾所為政一無善狀希尊  
奉贊詠見於文墨題其所築西湖堤曰蘇公堤刊石於  
亭揭示州人無不知者蓋天下之人皆曰陛下誠能繼

先帝之志者也希終先帝世不見異擢故嘗自為其弟  
旦墓銘謂旦坐論李定事經十五年間無敢道吾家姓  
名者觀其言缺望可知今陛下進之右府實主機密邊  
陲多事議論不一必得端亮一節計安宗社之人審處  
成計庶幾有助若希者辭難擇事昔猶不為先帝用今  
肯任陛下事乎此陛下繼志之善有所未盡臣待罪言  
責不敢循默欲望聖慈罷希機政特賜顯黜慰塞羣言  
天下幸甚其二曰臣今月二十五日具奏林希傾邪詭

躁褊急競利爭進無大臣體等事乞特賜黜罷至今未  
蒙施行臣竊見希自小官以至顯要無非阿附權貴以  
為梯媒既以恩出其門遂亡朝廷公論王珪之惡屬者  
士大夫口語籍籍皆謂削奪後時獨希游談要路欲以  
蓋藏背公營私陰滅大義為臣如此顧雖下僚小吏不  
可一朝居也況左右大臣乎且希以珪能累數十薦力  
為援引至吏部尚書翰林學士天地之造父母之德豈  
復有大於此者乎由此見希亡愛君報國之心明矣希



之姦邪其狀不一獨蓋藏王珪尤害朝廷大義其它交通梁燾舉希自代及吕大防蘇轍引為天章閣待制其為姦黨亦甚著明蓋朝廷二三年間誅斥元祐羣姦自謂幾盡乃不知希實餘黨而反在天子左右此天下士大夫議論所以喧騰而未息也臣愚欲望陛下斷自聖意檢會前疏早賜施行其三曰臣竊以祖宗以來執政大臣致臺諫官上章論列者即日私家待罪俯伏憂懼如此者所以嚴朝廷風憲之體存人臣進退之義也臣

近者再具奏論林希姦邪等事雖未蒙施行而希身為大臣亦合恐懼憂畏家居俟命而乃安然造朝氣焰自若倨傲無耻士論不平若非挾黨怙姦孰敢輕視陛下風憲之司若此其甚欺天慢上近代罕聞臣昨又聞希之纖巧以尋常客語締造事端上惑宸聰陰中言路原其措意自以邪惡播聞慮有彈擊計窮勢迫知不可奈何而先為釁隙障塞人言庶幾偷安以固寵祿希之險薄於此洞見表裏而尚欲巧為蓋覆無耻可知恭惟陛

下至誠求治進賢退姦雖遠在千里之外朝聞而夕行  
惟恐後時至於希為傾邪近在陛下左右而臣數露章  
疏今已踰旬未聞睿旨施行中外疑惑臣愚伏望發自  
聖斷詳希罪狀速賜罷黜然後逐臣以戒擊姦後時廣  
置言職少慰天下公論其四曰伏覩敕命罷林希同知  
樞密院事依前官知亳州有以見陛下賞善罰惡大公  
至信雖左右之臣不敢以私此陛下繼天紹祖之盛德  
也然臣愚竊以林希姦邪陛下所素聞先帝所深知臣

等區區効死言路不顧人微屢上章疏皆有據案付外  
施行今者竊讀告詞止以私積怨憎密較口語回互輕  
重志在中傷為罪而它無一言及希姦邪士大夫議論  
喧然殊未厭慰今不昭示衆聽使天下知希不專以口

語被黜則希之它日復進有以藉口者矣如此而欲戒  
官邪不可得也臣愚欲望睿慈省察斷自聖意少加誅  
責天下幸甚

蔡蹈章雖無取然不可不載以見  
一時議論二十四日曾布云可考

大理

寺言應奏斷公事乞依開封府專條不許諸處取索從

之 郿延路經略使呂惠卿言進築羅古谷嶺新寨畢

工詔賜名臨夏寨

四月七日  
十二日

尚書省言大理寺擬立

到有凶惡及羣黨賊盜提刑司專委本處通判抽差近  
下禁軍三十人量支器甲提舉捉殺如別有勾當及歸  
任日所差人並放下不得妄作名目占留從之

癸巳轄正男溪嘉斯博邦貝昌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  
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充本族副都軍主 詔龍圖天

章閣賁治平元年閏五月二日耀州所獻受命寶玉檢

赴都堂參驗 國史編修官周種言本院昨於王安石家取到安石手記載熙寧初君臣遇合相與論議天下之事然稱當時臣寮多只一字以記其姓名深恐異時難為曉解請降付國史院重看詳編纂成書庶幾進御易於觀覽從之

陳瓘云云

尚書省言宗室宮院遺火宗正

司取勘聞奏宗室及同居尊長展磨勘年罰俸給有差祇應當直人若女奴失火同保人不覺察或同祇應人不即救應勾當使臣不切鈐束等第坐罪從之

樞密院言就糧禁軍闕額委都總管安撫鈐轄司於十  
月上旬選官分詣逐處與當職官於廂軍內揀選年四  
十以下者依軍分等樣添填限至正月終揀遍從之

鄜延路奏第七將擾耕獲九十六級

布錄  
癸巳

乙未吏部言請下兗州於孔子家衆議擇承襲之人俾  
奉祀事以聞從之 河東經略司言修築第九寨畢工

詔賜名寧川寨

三月九日初役工布錄云賜名  
寧川以遮護皇甫川耕牧故也

丙申詔建閣藏神宗皇帝御集以顯謨為名

二月十八  
日初令兩

制撰名

詔五月朔受傳國寶命宰臣章惇書寫王檢協

律郎周注年言寶璽靈光翔鶴之瑞願詔詞臣撰樂章

付太常寺應奉朝會之用詔學士院修撰夔州路轉

運判官黃遠言請知縣人勿令差往別州縣勾當公事

從之詔陝西河東路監司官如往極邊勾當合差人

馬防護處即令本地分將佐城寨官量差馬步軍防護

毋得過五十人騎仍逐地分遞相交替如隨軍出界并

走馬承受即委都總管或統制官臨時量事執差與防



辰兼侍讀 戶部言樓店務每年所收課利錢十分內

椿留五釐充修造省房支用其椿留錢及材植磚瓦等

輒他用者以違制論從之

舊特詳  
今從新

是日曾布再對又

言承旨司闕人極妨事因言臣再三思之雖得王師約  
未為允如趙挺之輩豈易得在陛下采擢而已此等人  
於容止詞令雖不免暫時生疎然習熟則亦無難者上  
終未決布曰承旨司闕人且如此今御史臺中丞侍御  
史殿中皆闕朝廷紀綱之地豈可付之蹈滌輩上曰亦

詔補內殿崇班 刑部立到武臣降叙格第二等賊盜

姦私罪借奉職初叙軍將再叙軍將殿直初叙軍

將第三等賊罪借奉職初叙軍將從之

舊特詳  
今從新

宋球

既卒曾布言承旨司闕官無可代者上亦患無人曰曹

誦與觀察使作都承旨可否布曰誦數乞罷管軍姚麟

之次惟誦而已若令作承旨無不可然在誦則為失職

上深以為然且曰不唯誦失職兼其次便是王恩未可

峻遷然承旨誰可為者布曰臣常以為承旨乃陛下左

右親信任使之人當出自聖意選擢然外廷無可選者  
正任中有人否上曰誰可者布曰曹詩亦曉事上曰不  
可不若用王師約布曰師約老成厚重非詩之比先帝  
亦嘗任使但臣不敢及之爾兼須與三省同取旨上曰  
且更俟詳思少緩不妨布唯唯布錄四日壬辰它日布又言承  
旨亦有職事不可久闕上曰只王師約莫可用異時不  
免須與節鉞且令作承旨布曰外廷無可備選者更自  
聖裁擇退以語章惇惇亦稱善曰緣此除節鉞則他人

不可攀援也

四月  
乙未

己亥布請用師約上乃疑之問王貽永作何官布曰樞密使同平章事上曰自仁廟以後無此例布曰先帝常以師約判三班院是時貴主尚在師約赴局終日適與王詵隣居詵日作樂與貴主宴聚甚歡師約家貴主至泣下遂罷職因言詵之薄劣如此上亦哂之訖不用也

四月  
己亥

庚子詔以幸睿成宮先朝從龍官並等第推恩

初六日  
幸宮

宣慶使榮州防禦使入內押班梁從政為入內副都知昭宣使康州團練使內侍押班吳靖方領萊州防禦使西上閤門使周宥為東上閤門使內殿承制閤門通事舍人張忠為供備庫副使馬琪劉永安並為西京左藏庫副使內殿承制穆絢杜能張士宗為供備庫副使東頭供奉官鹿用之為內殿崇班內朱有章與白身兒孫一名恩澤亡沒者賜銀絹兩省都知押班共二百匹兩諸司使副至崇班共一百匹兩東頭供奉官已下共

五十匹兩並付其家 戶部言發運司奏額解帳狀乞  
限次年九月終撥發輦運司限六月終如違依稽程官  
文書律罪止杖一百本司官減一等從之 詔西蕃轄

正下進貢大首領已有職名人與轉兩資未有職名人  
與副軍主首領已有職名人各與轉一資未有職名人  
並與都虞候每年各支茶綠有差 詔秦鳳環慶兵將

至湟原出界進築並聽主恩節制

布錄

辛丑三省言六曹人吏俸元豐條令並支見錢元祐例

皆裁捐詔除吏部告身一案依見行則例其餘曹部並

依元豐條 工部言請復置都提舉汴河隄岸司乞應

緣河事經畫奏請等事並須關報本部從之

復置都提舉汴河隄

岸司要見的是何年罷元豐八年五月三日止罷隄岸司所收課利

環慶走馬蓋橫奏

种朴出界斬首百餘級獲駝馬牛羊共數千

布錄辛丑

涇

原奏三遣人硬探一次奪馬八匹一次二十五匹一次

三十匹遂令孫文將萬騎出沒煙討擊

布錄辛丑五月四日辛亥當考

壬寅右諫議大夫安惇為御史中丞權禮部尚書蹇序

護兵馬一兩隊其經略司監司屬官不與統制官監司  
同行者亦如之母得過三十人騎 詔陝西河東諸路  
禁采伐新疆林木 詔海行敕并紹聖免役令抵當出  
賣條合刪去未售而贖者聽一節先是太府寺奏請抵  
當估價未售而聽贖即恐開冒名收贖之弊故有是詔

新  
無

丁酉詔傳國寶檢以天授傳國受命之寶為文 廊延  
路經略使呂惠卿言威戎城押送到西界歸順密吹等



未久布曰已旬日矣此地豈可一日闕人上曰便差只是差中丞布又言左右史久闕沈銖已病必去西掖亦闕人願更留聖意今大臣意各有所偏章惇主周穉蔡卞主鄧洵武此兩人者亦相若陛下以無心處之俱進亦可俟見其頗邪逐之未免蓋史院自來是進擢之地蔡卞趙彥若等皆繇此進今業已處之於此而穉又在經筵諒不可遺人材大約不相遠在御之如何爾兼既處之侍從則隨材任使靡所不宜如李南公路昌衡若

初欲處之從官人必驚駭以為不可今既作兩制及任使之際人亦不復有言方今人材闕乏大臣各有所好惡人人更相毀其所知則遂無全人矣此亦衆論所惜上但諦聽而已

癸卯中書舍人沈銖以疾再乞宮觀詔除龍圖閣待制知宣州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吉州刺史王慤為熙河蘭岷路副都總管從張詢奏請也 四方館使祁州

團練使苗履權鄜延路都鈐轄

八月二十七日改熙河路

環慶奏

五月自當進築不可更應副涇原兵馬詔從之仍戒以不得妄託故

甲申詔自今學官增試兩經仍分兩場每試一經大義三道三省言戶部狀比較到紹聖三年分上供金帛錢物數目京東路最兩浙路殿詔京東轉運使黃寔判官趙竦各減二年磨勘兩浙轉運副使張綬判官陳安民各展二年磨勘

乙巳國子監言乞今後科場及太學公私試所存留三

分解額均作十分通融先取二禮合格之人不得過五分次取他經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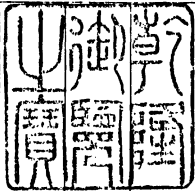
丙午詔西南龍羅蕃進奉人龍延騫為歸德大將軍龍異會為安遠大將軍龍以邱為歸德將軍龍異闔為寧遠將軍龍延特龍以徽二人並為武寧將軍羅以增等二十二人並為奉化郎將龍延覓等九人並為安化郎將羅元象等七人並為保順郎將

丁未詳定刪修軍馬司敕例成書賜詔獎諭知樞密院

事曾布知定州韓忠彥仍賜銀絹有差樞密院言重修  
到禁軍春秋大教法事藝高彊人轉資賜帛免晚教接

送防送有差

舊錄詳  
今從新



--	--	--	--	--	--	--	--